

论公共权力对女性形象的影响

——以母系社会为例*

白春霞¹, 焦杰²

(1. 临沂大学文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5; 2.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母系氏族时期的男女两性各自占有不同的优势, 双方地位基本平等, 都在母系大家庭中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但由于女性对公共领域参与不够, 因而公共权力为男性所独控, 其结果是导致男性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男优女劣的观念已现露端倪。女性只有广泛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 积极介入公共权力的管理; 男性则要抛弃男尊女卑的观念, 放弃男性至上主义情结, 与女性共同分享世界。

关键词: 母系社会; 两性地位; 公共权力;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 D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1)02-0076-04

大家普遍认为妇女地位的降低是发生在父系社会出现以后, 但实际上根据人类学的调查材料, 尽管母系社会时男女地位比较平等, 但女性形象并不完美,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如男性。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女性对公共权力参与不足, 导致公众舆论向男性偏斜。

一、母系社会时期的两性地位与两性关系

过去人们曾认为历史上曾存在着母权制社会, 女性地位高于男性, 其表现之一就是丈夫的地位比妻子低。这种分析判断完全出自于父权的角度, 因为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处于一种相互的关系之中, 没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绝对的。考察男女两性的地位既不能仅从夫妻关系上着眼, 也不能仅从其它亲属关系着眼, 而要从社会关系上着眼, 看他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处在什么样的位子。

英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雷蒙德·费思认为“判断一个人社会地位处在什么位子的最方便的方法是把某人的社会地位视作他在社会体系中所占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由他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 以及他所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表现出来的。地位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自致地位, 也可以是因他在某一亲属群体中的世袭地位或因其他优先要求权得到承认而由社会赋予的先赋地位。”他认为自致地位和先赋地位的不同通过下面的比较即可看出: “选举出来的部落会议主席和世袭的部落酋长, 或因有特别的巫术魔力而著名的巫

师和世袭的氏族术士。”^[1](P98)]那么考察母系社会时期的男女地位就应该看看是谁在选举出来的部落会议主席、世袭的部落酋长和著名的巫师及世袭的氏族术士中占据优势。

根据近人的研究, 母系和父系的区别仅在于血缘的计算不同, 并非是领导权的不同。在母系社会的个体家庭中, 由于财产的继承按母系计算, 因而妻子的家庭地位较男子为高。但在妻子本家的亲属关系里面, 妇女的地位并不比男性——即她们的兄弟们为高, 因为氏族或部落的酋长原则上传给男性, 即舅舅传外甥——他们姐妹的儿子。美洲的印第安人如此, 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人、澳洲土著人、非洲大多数土著人都是如此。当然印第安人中也有个别女性酋长, 但通常是“如果他没有姊妹, 则由其最亲近的女性亲属继承这个显职。”^[2](P126)]从继承资格上看女性是落后于男性的。从世界范围来看, 女性将酋长之位传给女性的只有赞比亚的本巴人中的个别氏族。除了部落会议主席和酋长外, 有些原始部落中还有军事首领一职, 如印第安人, 这个职位不是世袭的, 也不是推选的, 而是一个人在军事或狩猎方面表现突出而获得的, 当然这是男性的专利。

术士和巫师的权力和地位在原始社会中仅次于酋长(原始部落中的很多酋长就是巫师)。巫术的获得有两种渠道: 一是家族传承, 这通常是男性传男性, 在母系氏族中是舅舅传外甥。在父子关系比较清楚的母系氏族中, 父亲也会将一些巫术传给他的儿子, 比如特罗布里恩德岛人; 二是无师自通, 比如生病、昏迷等意外事件都可使人获得某种法术。这

* 收稿日期: 2010-07-01

作者简介: 白春霞(1978—), 女, 内蒙古赤峰人, 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 焦杰(1964—), 女, 辽宁海城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类巫师中有男性也有女性。总体看来,掌握巫术的人是以男性居多。

除了地位较高权力较大的酋长和术士大多是男性外,母系大家庭中,最受尊重、权力最大的也是男性。美国的人类学家加拉丁就明确指出,在俄勒冈的印第安人中“除大酋长以外,家中最有权力的人一般都是舅父。”^[3(P145)] 这些男性虽然在妻子的家族中地位并不高,但在自己的本家却起重要作用,极受尊重。如祖尼人的男子“哪怕是现在已结了婚而进了别的克兰的家,他在一切重大事情上也还要与本家族联合行动。当家里的圣物被拿出来放在祭坛前面时,他们会回去参加一切静修。正是他们而不是女人们学会了圣包中的一字不差的祷文,并代代相传下去。”^[3(P68)] 特罗布来恩人的舅舅“代表家庭以内的纪律、权威和执行权威等势力”,“母亲承认舅舅的权威,敬礼他,就像平民敬礼酋长一样。”^[4(P13)] 在中国的摩梭母系家庭,家中的男性——舅舅主要从事宗教活动,很少分担家务劳动,但他们在家中最受尊重,家中最重要的座位是留给他们的。

那么女性在母系社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否是一文不名呢?当然不是。由于女性特殊的生育作用,女性在母系家庭主要承担着家庭血缘和家庭财产的守护者与传承者的任务。母系家庭世系按女性计算,只有女性的孩子才算是家庭的成员,只有女儿的女儿才是家庭血脉的继承人。如摩梭家庭中的当家人都是女性,通常也是传给女儿,当无女可传时会娶来一个媳妇传给她,但家庭的姓氏不会改变的。而在祖尼人那里,女性对家中的土地房屋有着优先的继承权,家中的圣物也由女性保管一代一代往下传。

母系社会中的男女两性虽然所处的位置不同,一个在政治权力上占上风,一个在经济利益方面占优势,但他们和她们的关系则是平等的、互助的,都在为维护母系家庭的繁荣与发展而付出努力。虽然外婚制使男性失去了对妻子的控制权,也损失了一部分经济收益(假如从妻居的话),但母系家庭在精神上给予了足够的补偿。女性虽然在从妻居的外婚制中是获利者,又是母系家庭血缘与财产的继承者与守护者,但她却没有自视高人一等,从各方面给予男性同胞足够的人文关怀。

二、母系社会时期两性对公共权力的参与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男女两性分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自己的优势,两性之间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等互助的合作关系之中,这种合作关系使得母系氏族社会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为什么这种平等互助的合作关系在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后被打破?男女之间的合作变成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男性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占据了绝对压倒女性的优势,成为女性精神的领导者、人身的控制者?仅仅是血缘世系的转变,何以会形成一个反差如此巨大的结果?根据人类学者对土著民族的考察材料,我认为血缘世系的转变以及从夫居婚姻的实现仅是为男性控制女性提供了方便,并不足以导致女性地位的降低,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很多,除了政

治说、经济说、战争说、女人交换说以外,公共权力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阶级社会如此,原始社会亦是如此,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群体。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阶级的分化,社会群体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原始社会时期,由于没有出现阶级,因此社会群体相对简单,基本上就是性别、年龄和亲属及地域的区分。这些群体所处的位置不同,他或她们的利益和要求也就不同。马文·哈里斯说道:“每个社会的人的利益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即使在群体一级的社会里,老人、年轻人、病人、健康的人、男人和女人决不会在同一时间都要同样的东西。此外,每个社会里都有人希望获得别人所有的而又不愿给予的东西。”^[3(P192)] 利益与要求不同,冲突与矛盾也就难免。

为了调和冲突,使得群体能够正常地运转,就必须有一套社会制度,雷蒙德·费思称之为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包括当地人民组成的各种群体和他们所参加的各种制度。我们所说的制度,是指一套社会关系,这套关系是由一群人为了要达到一个社会目的而共同活动所引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群体和制度的社会结构都是以一定的原则为基础的。性别、年龄、地域、亲属,是一切人类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原则。”^[1(P76)] 在这里,雷蒙德·费思把性别列在最前面,说明在阶级未出现以前,性别是原始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原则。原始时期的社会分工、婚姻制度、亲属制度就是以性别为基本原则而形成的,男女两性都能在这些制度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换句话说,谁在社会制度中占据领导地位,谁拥有公共权力,谁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东西。

在野蛮蒙昧时代,虽然没有出现文明社会中公共权力的象征——国家机器,但也存在着类似公共权力的东西。在部落联盟发达的社会里,酋长、军事首领及贵族议会等等,就是典型的公共权力,如北美印第安人。在母系家庭发达的社会里,虽然没有酋长、军事首领或贵族议会等权力人物,但也存在领袖人物,如多布人的巫师、中国摩梭人的喇嘛等,他们掌控着习惯法、礼仪风俗和宗教信仰等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约束作用的意识形态,掌握并控制这些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就是掌握了公共权力。这些酋长、巫师、军事首领、巫师都是原始社会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思想意识自然而然会对整个群体产生重大的影响。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男女两性的生理不同,分工是不同的。女性主要从事采集、炊饮、缝补、带孩子等工作,男性主要从事打猎、作战或耕种工作。前者的工作虽然不具危险性,但繁琐而费时,除休息之外基本上没有空闲时间;后者的工作危险系数虽然较高,但都是阶段性的工作,空余时间较多。在以裹腹为生活目标的时代,如何打发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就成为男性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男性就把目光投向了家庭以外,转到了公共领域里来,巫术、公共事务则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如“在澳洲土著人民中,当有人违反了重要的规则时,他们并不正式召集会议来讨论这件

事,而是由一些成年男子来讨论,这些人平常就是常常聚首。”^[③ (P111)]因此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男性总是预先占据了公众权力和统治的主要核心位置。男头人而不是女头人,控制着平等的和分层的各种形式的派别、小集团。”^[③ (P389)]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占据了社会群体的核心位置,即便在母系氏族时期也不例外。

男性涉足公共领域后,很快就发现了公共权力的巨大作用,也感受到了公共权力给人带来的荣耀与尊贵,这足以弥补他们在外婚制中的损失与遗憾,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公共领域,热衷于行使公共权力。他们把公共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对那些想介入公共领域的女性也竭力排斥。美洲的印第安女性虽然能参加选举活动,但她们却不能被选举。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曾对苏丹境内上尼罗河畔的一个人群——努尔人做过调查,在谈到男女社会地位时他指出:“有时候,这里的女人也会成为预言家或巫师并因而获得一种声望,但是,根据那里的惯例,她们在公共事务中不起任何领导作用。”^[③ (P204)]

三、公共权力对女性形象的影响

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说过:“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一种类别都想把他的主权强加给对方。如果两种类别的人都能够抵制这种强求,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时而敌对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如果其中一个类别的人以某种方式取得了特权,有了某种优势,那么这一类别应付压倒另一类别,准备让他处于受支配的地位。”^[⑦ (P57)]前已讲过,性别是原始社会时期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群体,他或她们之间的利益与要求各不相同。在大多数母系社会里,处于社会制度领导核心的是男子而不是妇女,无疑会对妇女产生不利的影响,从妻居向从夫居的顺利转变,母系制的被推翻与父系制的确立,公共权力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男性占据领导核心的结果就是男性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明时代的男尊女卑观念在母系时代已经露出了苗头。

从人类学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到,母系社会时期已经产生了一些对女性形象和女性地位非常不利的观念。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男人的气质被视为优越,男性天资聪明,女人则相反。如南比克瓦拉部落中男人就认为男性比女性高一等,因为“他们死了以后灵魂将具现在美洲狮身上,妇女和小孩死后的灵魂则会飘在空中,永远消逝无痕。”^[③ (P370)]他们还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小孩子不晓得,但我晓得女人不晓得。”^[③ (P368)]这种观念到父系社会里则发展成为男性天生是领导者,而女性则像小孩子一样无知、无能,需要被男性领导与保护。如阿拉佩什人的“整个社会组织建立在如下这样一种类似的原则之上的:妇女和儿童是社会中年轻、缺少责任感的一群人,因此他们处于被领导的地位是毫不奇怪、理所当然的。”^[③ (P63)]

二是男性所从事的工作被视为重要的工作(尽管在采集时代,男性的某些工作如狩猎或种植并不能保障群体的生

存),妇女的工作或一些与妇女分担的工作却被视为无关紧要。如南比克瓦拉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妇女的采集维持,但“她们的工作还是被作为一种比较次要的劳动;生命的理想活动还是狩猎或农业;有一大堆木薯或肉类是永存心中的梦想”美洲的绝大多数印第安人是母系社会,妇女享有很高的权力,可以参加选举,也可以参议氏族事务,但他们崇尚的则是勇武和战争,狩猎能手和作战勇士会得到军事酋长的头衔,得到众人的欢呼声和姑娘的青睐。卡都卫欧人的青春期少女“有时志愿跟随战士出去打仗,当他们的侍者、跑腿和情妇。”^[③ (P218)]“特罗布里恩德岛的男人外出打猎时是自己做饭,但在家中他们从不做饭,他们视煮饭为羞辱,做饭的男人会被讥讽为‘男厨’,因为他做了女人的事。”^[1④ (P20)]

这种男优女劣的观念,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男子的成年礼上亦有明显的表现。赞比亚北部的恩登布男子成年礼——穆坎达举行时要唱歌跳舞,并在歌词中表示对男孩子母亲的反感。新几内亚的阿拉佩什男孩子入会仪式第一项就是举行一个脱离妇女的仪式。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原始部落的青春期与成年礼。她指出:在原始部落里,男女两性的成年有着不同的待遇,绝大多数部落把女性的成年——月经的来临看作一种不洁、一种需要防范的禁忌;而男孩子的成年则受到重视,人们会为他举行成年的仪式,对他进行各种训练,使他掌握各种技能,赋予他各种权利。虽然也有一些部落给女孩子举行成年礼,但往往是敷衍了事没有赋予她任何权利。她最后总结说:“这些仪式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男人们的成年的显著优势。”^[1④]

公共权力对女性形象的影响,在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母系社会永宁的摩梭人那里也能发现。在摩梭,公共权力一直不发达,社会的核心是母屋或家屋,男性与女性的一切活动都以维持和兴旺家屋为目的,人的价值也体现在他或她是否为家屋做出什么贡献,因此摩梭根本没有‘母亲与女人’、‘好坏女人’的二元对立。摩梭语中也不存在任何对女性有歧视性的语言。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摩梭与外界接触的越来越多,主流社会的文化建构开始冲击并动摇着摩梭传统文化结构。为了管理和经营旅游业,永宁洛水的公共权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妇女要从事家庭各项劳动,公共权力就被男人控制,原本是女性传统的划船工作开始被认为不适合妇女来做,因为妇女体力较弱,而事实上是划船收入较高。一些对女性不利的概念也被引入了摩梭文化里,如“处女”、“寡妇”和贞操的观念,表现在走婚问题上,男性随意走婚不是问题,但女性走婚则被视为淫荡。某些人甚至用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观点来解释摩梭一些传统的性别分工。比如摩梭人认为“女人为生命与生殖之本源”,为避免遭受伤害,故女性不能操办丧事,但有个别摩梭人却认为“女人胆小怕事、难挑大事”^[1④ (P38)]。

综上所述可见,尽管母系社会处于野蛮时代,但却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温情时代,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与角色虽然各不相同,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完全不同,但他或她们之间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都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得

到应该获得的东西,因此两性关系也处于一种相互关爱与团结互助的状态之中。然而由于女性受生理及社会分工所限,她们主要活动于家庭领域,对公共领域参与不足,而男性则在公众领域表现得相当活跃,因而公共权力被男性所控制,由此使男性意识到占据了社会主流,男优女劣的性别观念也在母系社会时期渐露端倪。反思母系社会时期的两性关系与性别文化,对当今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有着这样一个启示:女性要想在地位与形象上真正有所改变,必须摆脱生理和传统的束缚,积极投身到公众领域中,介入公共权力机构。男性则要摒弃源自野蛮时代的男优女劣观念,走出男性中心主义的怪圈,与女性共同分享世界。

参考文献:

[1][英] 雷蒙德·费思·人文类型[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2][美] 摩尔根·古代社会[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3][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 ·北京:三联书店.
[4][英] 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5][美] 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
[6][法]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7][美]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
[8][英]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 ·北京:三联书店, 2000.
[9][英] 玛格丽特·米德·性别与气质[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10][英]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人的性爱[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
[11]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 ·北京:三联书店, 88, 26—32.
[12] 周华山·无夫无父的国度[M]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On the Impacts Exerted by the Public Powers on Female figures
With Matriarchal Society as an Example

Bai Chunxia¹, Jiao Jie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matriarchal patriarchy, either the male or the female had his/her advantages. So both were on an equal status, and could attain what he/she deserved in the big family of matriarchy. Due to the inadequat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on the part of the female, the male controlled the public powers. As a result, the masculine concepts became the mainstream in society, and the idea that the former was therefore superior to the latter began to exist.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the female must widely participate in the affairs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sitively interven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while the male must discard the idea that man is superior to woman, and share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with woman.

Key words: matriarchal society; status of the man and woman; Jinan; female figures

责任编辑:时晓红